

六七十年代的苏南农村，只要换糖老老往村口一歇儿，还没等吹喇叭、敲铜锣吆喝，村里的大人小孩，就拿出自家的牙膏皮、旧衣服、头发丝，还有猪棒骨、乌龟壳、破铜烂铁，换回些孩子吃的小零食解馋，姑娘戴的小饰品臭美，生活需要的小商品备用儿。

说是废品换糖，其实就是个流动的废品回收站。走村串户收废品，这行当年轻人可不爱干，只有五六十岁还待壮的劳力，才挑着糖担子在村里转悠，有的吹着喇叭，有的敲着铜锣，孩子们这个雅称：换糖老老。

换糖老老的糖担子，既简单又特别，两只箩筐，一根扁担，在一只箩筐上面放个特制的木盒，里面隔出了很多格子，还用一个个玻璃盖子罩着。木盒里是个百宝箱，里面有小孩爱吃的棒棒糖、糖粒子、桂圆糖、宝塔糖、梅片，有小孩爱玩的玻璃球、橡皮筋、弹弓，还有家里实用的大、中、小号缝衣针、顶针箍、纽扣、发卡、红头绳、草纸等小商品，被一个个格子隔开，如同一块块强力磁铁，吸住了孩子们的心，把糖担子围得水泄不通，任凭大人呼唤，死活不肯离去。

换糖老老很老道，大人小孩把废旧物品交到手上，一边掂量废品，一边问你的所求，很快就给出交换的数量。然后，小心翼翼翻开盖子，拿起镊子，夹出交换的东西。你不满意估价和数量，他总会笑哈哈地添上几粒桂圆糖，让你满意而归。

那时候的废品，不像现在五花八门。家里最常用的消耗品就是牙膏，牙膏皮是用锡做成的，用尽牙膏后，皮舍不得扔掉，只要换糖老老一到，我就赶紧拿出积攒的牙膏皮。有时也到小叔小姑的牙缸里收罗，多找出几个来，多换回些桂圆糖、宝塔糖，打打牙祭，去去蛔虫。

家里最多的废品，就数旧衣物了。我们兄弟三个，间隔三四岁，老大穿新的，老二穿旧的，老三穿破的，其实轮到老三，衣领袖口早已磨破，屁股膝盖、胳膊肘也露了出来，基本上是穿不成了。即使这样，母亲也舍不得让拿去换糖，要先把破的实在没法缝补的挑出来，再把破衣服能用的布块撕下来，用作其它衣裤的补丁，或用作糊制硬衬，纳鞋底、做鞋帮，到最后剩下的破布碎片、布条布筋，才舍得让我们拿去换糖。

糖担子里的玻璃球，是农村男孩儿的最爱。能趴在地上玩一会儿撞球，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。放学后，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，在地上挖一个小坑，谁先把玻璃球弹进小坑就算赢。玻璃球撞击次数多了，就会撞出满身白点，甚至破损，我们就想方设法积攒一些破塑料布、旧鞋子、废纸张，找换糖老老换新的玻璃球备用。

每人手里始终备有三五粒不等，不管天气阴冷，还是天色已晚，只要玩起撞球游戏，那简直就不能自控自拔，非得大人拧着耳朵才肯罢休。好不容易把玻璃球弹到了小坑边，另一个伙伴一记弹球射过来，准确地把你的玻璃球撞出老远，那个开心愉悦到现在记忆犹新。

我所在的生产队，有两个换糖老老，都是爷爷级的长辈。他们到了农闲季节，就挑起换糖担子，走村串户做起了换糖营生，把换回来的废旧物品分门别类整理齐整，再卖到镇上的废品回收站，从中挣些差价补贴家用，小日子过得也算红火。废品换糖的行当渐渐消失了，现在想想，真不失为垃圾分类的一种好形式。但愿再回村里的时候，还能看到挑着糖担子的换糖老老，把村里的废品换走再利用，为倡导垃圾分类新时尚添把力。



太 白 湖 畔

高 粱 红 风 车 转

赵 志 会

瑟瑟秋风又起，我想起家乡的红高粱。那是怎样的一地高粱啊！无边无际，密密麻麻，和着秋风抽穗吐蕊，那香甜的气息在摇曳的舞蹈中沁入心脾。微风中碧绿的叶子发出欢快的歌声，各种鸟儿们凑在一起奏起丰收的乐曲。

这是二奶奶最忙碌的季节。近百亩高粱由二奶奶一人照管，轰一轰高粱穗上的麻雀，赶一赶地里割草的淘气的孩子。其实更多时间，二奶奶充当着保姆的角色。十多个孩子围在她身边，等待着她用高粱蔑编的精美风车。

村里的孩子大都玩过二奶奶做的风车。取来大风刮倒的高粱秧，采下不老不嫩、绿而发白的一节，用她那长满老茧且劳累得弯曲细长的手，把修长的高粱蔑来回磨得细薄，一阵翻转，一只只风车在二奶奶手里芙蓉出水，那是孩子们最心爱的玩艺儿。二奶奶有求必应，从城里到家里，都有在她身后等待风车的孩子。

我总是被一些孩子挤在外边，寂寞而孤独的等待。二奶奶笑眯眯地对我说，你人这么小，怎么愁得像我人啊？一会给你做个最好的风车，准比你大人转得快……我接过随风飞转的风车，身轻如燕地飞奔在田野上，心儿也随着手里的风车飞了起来，我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

二奶奶也有一人发呆的时候。一次，她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叹着气，像是自言自语，等我死了，你们就找大天国给你们编风车吧，双翅的、单翅的他都会啦。今天想来，她那时的神情就像在安排后事。

如今家乡的高粱种得少了，二奶奶也去世多年，大国哥早已在城里安家落户。那飞转的风车，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踪影。

风车，高粱秸做的风车，和二奶奶，因为高粱存在记忆中了。那火红火红的红高粱，因为秋色愈加饱满、鲜明。



喝了个底朝天，抹抹嘴说：“俺家的菜卖不了的时候，眼睁睁地看着烂在地里，咱在这里连菜汤舍不得倒，唉！”朱发财说：“可不，菜叶子都不能敞开来，别说肉了。别看俺家有猪，我呀，都想不起猪肉啥味儿啦！”林海涛调侃地说：“要是把老家的菜运了来，咱就不愁了，天天吃大包子！”听了小林的话，大伙一阵慨叹。

李大河一拍大腿站了起来，工友们见了，接着围过来，听了他的点子顿时兴奋得个个摩拳擦掌。李大河接着说：“咱们创立配送平台，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、配送，链条式运营。咱种的菜，养的猪，全部进城！村里闲着的大闺女小媳妇儿，还有想进城干活的，全都用上！”

“嗯！这事儿！”“对！家里的东西有销路，父老乡亲有收入，工地的老少爷们儿再也不用为吃饭到处乱跑了！”“可不？这可解决大问题啦！”

“大伙儿说得对！”李大河的声音沉稳有力，“最重要的是，咱配送的饭菜要份量足，价格低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实惠！绝不让工友们多花钱！”“对！”大家紧紧地抓住李大河的手，不愿松开。

一个月后，一阵喜庆的鞭炮声，街角宽敞明亮的店面挂了一块匾，“老兵快餐配送中心”，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门前停着一排小货车，装的满满当当。张富贵家的菜，朱发财家的猪，李元宝家的烧饼，王存金家的豆腐……一群大闺女小媳妇系着雪白的围裙，炒菜炖肉，淘米和面，蒸馒头，熬稀饭，手脚利索，忙而不乱。

接订单的姑娘叫荷花，两部手机响个不停，屏幕上闪着一行行订单信息。“拉风门儿，大火烧！”“好哩！”随着“滋滋啦啦”的烹饪声，云雾般的热气中，绿油油的青菜，香喷喷的炖鸡炖肉，雪白的大米馒头，一样一样陆续出锅，盛在大大的保温桶里，水灵灵的瓜果单独装进餐盒。

转眼到了送餐时间，李大河手一挥：“出发！”一辆辆小货车驶往大小工地。热腾腾的饭菜香气扑鼻，各个工地的工友们个个满面笑容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母亲不喜欢在家里剥玉米，连需要成对上的玉米都要去好外皮，留好打结的嫩皮。然后，在同样的夜里，在蟋蟀清冷的鸣叫声中，把玉米皮打结，递到墙头，一对压一对，摆成一摞。

干活的前前后后，都少不了母亲的唠叨。她说，那年家里卖了一只大公鸡，她想要双袜子，姥爷说先给大舅当饭费，等卖了玉米再买袜子。她说，那年二舅骑着自行车去乡里换白面，拢共二斤多白面，只等过年改善伙食，可二舅在漆黑的夜色中将车蹬到了大水坑里，险些丧命。她说，刚结婚那会儿，老舅就爱到家里来，最爱吃她给做的挂面汤，能吃一斤，汤水都不剩……

母亲三五句也不离秋，念秋已近乎年度的仪式，系着她对成熟与收获的渴盼。

“夜来秋雨后，秋气飒然新。团扇先辞手，生衣不着身。更添砧引思，难与篋相亲。此境谁知觉，贫闲老瘦人”。在白居易通俗的吟哦中，秋笑着，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匆匆过客。诗人同秋一道，感叹着那些睡眠更多的“贫闲老瘦人”。

母亲自然创作不出这样才思横溢的诗句，但白居易那种念秋的气势，挡不住的精神气神，母亲一定也有。毕竟，念秋念的是年轮，念的是凡心。 ■本报摄影 粤梅

吃，指甲轻轻一抠，便能剥出白嫩的菱肉。轻轻地嚼一嚼，脆生生、甜津津，滋润着舌尖，挑逗着味蕾，咽下了，依旧唇齿留香，嫩甜爽口的回味，在嘴里弥漫。

采菱是体力活，却富有情趣，尤其是姑娘的采菱，一边哼着山歌小调，一边采摘老熟的菱角，更有诗情画意。“采菱女儿新样妆，瓜皮船小水中央”，明代周南老者的诗句，对姑娘划船采菱的情景，做了生动的描述。“草头蛱蝶黄花晚，菱角蜻蜓翠黛深”“宫殿寂寞人不见，碧花菱角满潭秋”。先人的诗句，赋予菱角别样的风情，使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池塘充满了意味，变得浪漫而温馨。

菱角不仅芬芳在古诗里，也珍藏在意记忆里。菱角一旦成熟，若不赶紧摘了，就会脱落，靠着自己的重量沉到塘底。到了来年，又生根发芽，茎儿逸透向上。一天天过去，池塘又是一片翠绿。故乡的菱角，就是这么热爱脚下的土地，一往情深。



老 兵 李 大 河

刘 琴

诉他，老家的大伯和二叔带着堂哥弟弟来了。

李大河急匆匆赶回家，进门看见客厅里的几个大筐子，盛满芋头、地瓜、核桃、山楂，还有一捆捆新摘的青菜。大伯他们一直在县城百十里外的老家西岭子村，春耕秋收农活紧，一年到头少有空闲，加上李大河常年不在家，他们来得都少。

李大河在农村长大，深知农村不易，对妻说，自己不在家，母亲去世早，多亏村里人帮衬，父亲才供他上完高中参军入伍，这恩情要记着回报，但凡老家来人，一定要招待好，临走再买点东西，绝不能让他们空手。

玉兰性情温柔，善解人意，忍着腰间盘突出的疼，早起晚睡，照顾孩子上着班，没一句怨言。老家的亲戚们来时，她端茶倒水，嘘寒问暖，置办饭菜，再到商店买上些水果点心让带着。谁家有个难处，只要开了口，她都尽心帮助。

老家的人，无不夸她贤惠周到。听说李大河从部队回来了，老家的人陆续进城来看，顺便捎带着要李大河帮忙的大小事，有的要借钱盖房子，有的想到县城医院挂号看病，还有的想给子女找活干。在他们眼里，李大河是全村最有本事的人，那些让他们打林的杂务件，在李大河面前都不是事。

大伯和二叔这次来，也是家里人找工作。他们一路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家里，哪知凳子没坐热，话没说几句，刚刚沾着的浓厚亲情马上变了。

七十三岁的大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问：“啥？你说啥？你当了……民工？”六十八岁的二叔两眼瞪得滚圆，“这是……真的？”李大河点点头。

大伯的脸色刹时阴了下来，“大河啊，你知道不？咱家族好几辈子就出了你这么个老干部啊，家里的人都觉得扬眉吐气，光宗耀祖，说咱祖坟上冒青烟了！不容易啊，咋的？转了个大圈儿又绕回来啦？又成……农民啦？”

李大河说：“不是成了农民，是接接地气，熟悉一下，锻炼一下，为下一步发展找个方向，做个谋划。”李大河的话大伯二叔哪里懂，他们只顾牢骚。

二叔一脸不满，“老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当了民工，这事瞒不住，立马就能传回村里，老的少的上千人，大伙儿可不知你是咋想的，准以为你神经出了毛病。我看，你这是盲人翻跟头，瞎折腾！”

堂哥也极力反对，“弟呀，哥就想不通了，你这个级别，从部队回地方也是响当当

的大干部，多让人眼馋哪。你倒好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推车搬砖和泥垒墙……弄不好就是一身伤，缺皮少毛是小事，腿断胳膊折的常见，这事儿，唉，难着哩！”

堂弟更是不解，“哥呀，你又不缺钱，每个月的退休金都万把块，啥都不干也吃香的喝辣的，让人家呼来喝去，指手划脚的，有啥意思？我觉得不靠谱儿……”几个人七嘴八舌，见李大河不语，这才不再说话。

大伯他们走后，玉兰一边洗着碗碟，一边轻声地安慰道：“大河，老家的人都是直肠子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不过，都是一片好心，认为你是国家干部，出去打工让人家笑话，面子上过不去，是不？咱既然决定自主创业，就放手去干，不能优柔寡断，不能朝令夕改，更不能前怕狼后怕虎，你说是不？”李大河听着，点点头，“对！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是把自己全部揉碎，重新雕塑！”

转眼两个月了，李大河跟工地上的人打成一片了，上工甩开膀子埋头干活，歇工凑在一起，抽几块钱的烟，喝几块钱的酒，一起玩游戏，下象棋，掰手腕，斗地主，聊天拉家常，一起直着嗓子大声唱“咱当兵的人，就是不一样……”

憨厚朴实的兄弟们，一群豪放的汉子，每个人都有一堆酸甜苦辣的故事。他们揣着梦想，不抱怨，不低迷，忍着诸多的苦，节省着每一分钱。

朱家村的朱发财，为了多挣点钱，常年不回家，妻子在家照顾孩子，种地养猪。晚上歇工，发财就蹲在小商店门外，蹭着人家的WiFi和老婆孩子视频。“大老黑”张富贵，家里种了六百菜园，除了卖给商贩，就靠妻子儿子儿媳走街串巷，刨去成本，利润很少，张富贵常犯愁。“小帅哥”林海涛，干的是粗活，穿得干干净净，裤子熨得笔挺，胶鞋洗得发白，尘土飞扬里也是清爽俊朗的形象。还有李元宝、王存金、赵明亮、吴玉鑫……李大河看见了全新的沸腾的生活，看见了另外一群奋斗的勇士，看见了平凡质朴却熠熠生辉的渴望，他感动着，震撼着，终于在一顿午饭触发的灵感中，再也坐不住了。

工地没有伙房，附近有一条长长的小街，两边许多小饭馆，饭菜一般，却不便宜。带点肉丁的菜十几块，一个鸡蛋馅饼也要五块。民工们都节俭，钱哪里舍得花在吃上，都买最便宜的，两三个馒头一份青菜，很少舍得吃肉。有的连青菜也不买，馒头里夹上块咸菜。围在一起吃饭，不掉饭渣，不剩菜叶，汤汁都吃干净。

一天中午，大伙依旧围着吃饭。张富贵吃完，见碗里还有菜汁，倒上些开水，端起来

流 年

念 秋

付 振 双

这效力最少有数百年的孕育，而这又是她无须识字就知晓的真谛。秋，在她的念叨中延伸着，老老去。

赶上秋雨绵绵，乡亲们心慌了，生怕庄稼倒下，粮食进了鼠口，或没等鼠吃，都因潮致霉。那样，粮食大家不敢吃，也卖不出去，要吃没得吃，要钱没得换。那时候，粮胜过钱，是硬通货；仓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

终于有一天，院子里的一股老黄瓜味扑鼻而来，酸酸的，提示着秋的深入和严冬的临近。天刚蒙蒙亮，下地回来的母亲细数黄豆、爬豆、谷子、高粱和玉米，随后开始了收秋的忙碌。豆子们争先恐后跳到院门口的矮墙上，谷子高粱穿过大门，躺到台面上，玉米闪烁着全新的金黄……

以前，借着秋夜的点滴光亮，爷爷奶奶坐个小凳子，剥上半筐玉米棒子。灯在房檐，暗暗的，招来数不胜数的蚊虫。父亲和

入秋，热气渐渐散去。纵使聚集起来，也只是短暂的挣扎。无论在何地，空气总飘荡着谷物熟透的香气，直酥软到人的骨头，怎么也放不下。

秋，是收获的盛会，每个月份都有着不一样的姿态。母亲常揪着及腰的大葱，不紧不慢地说：七月老，八月嫩。赶上八月，她说完后，立马会揪下一截葱叶，用手一捋，就往嘴里送。见五岁的孙女身上被蚊子叮出大包，任是百草油、花露水和风油精都无济于事，母亲又说：七月扛嘴儿，八月蹬腿儿。在她眼中，七八月间是蚊子最后的疯狂，只能尽量躲着。

母亲的一言一行，传递着传统和经验，



东 山 小 鲁

菱 角 飘 香 时

徐 成 龙

去超市买菜，有一筐煮熟了的菱角。那菱角两头尖尖，胖鼓鼓的肚子，像个黑亮的元宝，一见钟情，不由得闻了闻，一股香味扑鼻来。

菱角是我小时候的钟爱。老家池塘多，有方有圆，星罗棋布，有大有小，都养了菱角。

春天里，菱角在池塘的淤泥中发芽，茎越来越长，曲折延伸，渐渐的，小小的翠绿色菱盘探出水来。阳光照，东风吹，日复一日，菱盘越长越大，平铺了叶子，像一尊尊莲花宝座，挨挨挤挤，水面一片新绿。微风拂过，轻波盈盈，菱盘仿佛调皮的孩子推搡嬉戏，热热闹闹，勾勒出水乡独特的旖旎。

仲夏，菱盘开出或白或红的小花，星星点点，精巧细致，柔柔软软，犹如害羞的少女，躲在密密匝匝的菱盘间。晚风一吹，池塘荡起柔波，散出淡淡的清香。太阳下，水光激滟，几只蜻蜓纤纤地盘旋水面，时而落在菱盘，时而立在水草之间。一只青蛙从菱盘上一跃而起，扑通一声落水，眨眼中不见了影子，却惹得菱盘轻歌曼舞起来，渲染了池塘的共鸣。

鲜嫩的菱角，水灵灵，黄澄澄的，可以生

大 运 之 河

李大河扛着包，绕过高高的蓝色围板，双脚踏进工地的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就像刚刚走进校园的学生，对面的一切既陌生又遥远。

这是一片在建的住宅区，十几栋楼，大部分主体工程完成了，只有三四栋还未封顶。工地负责人带着李大河穿过工地，来到一排拥挤简陋的板房，打开一间，指着里面说：“这间还有个铺位，工地不比家里，就这条件，你年纪比较大，别的也干不了，就干点杂活吧，抹抹墙皮，运运垃圾，烧烧水，扫扫地啥的，工资按先说好的，每月三千三。”李大河点点头，负责人说：“你拾掇一下吧，明天开始干活。”

李大河放下铺盖，打量一下，板房里十个铺位，空着的是角落的上铺。被子枕头黑乎乎的满是油腻，床上堆着破胶鞋，烂袜子，脏衣服，小木桌上有吃剩的咸菜，没洗的碗，茶缸子，空烟盒，整个板房里散发着烟味酸味汗味。

李大河挽起袖子，拿起铁锹扫帚和抹布，收拾起来。一会儿工夫，板房里窗明几净，纤尘不染，就连那些茶缸的把都朝着一个方向。这时，干活的民工陆续回到板房，看着眼前，看着年纪不算小的李大河，他们呆呆地站着，大张着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吃过晚饭，累了一天的民工们躺下就睡，打呼噜的，说梦话的，还有磨牙的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。李大河没有睡意，悄悄走到外面。高耸的新楼，铺天盖地的脚手架，数不清的砖块，小山一样的水泥包，塔吊顶上亮着白炽灯，偌大的一片工地静悄悄的。

李大河慢慢走着，恍惚间，眼前变成一座座营房，一排排白杨，庄严的办公楼，宽阔的练兵场……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，时而像泛黄的胶片戛然而止，他回到了曾经的军旅岁月……

天边刚透出光亮，工地就一片繁忙。李大河先烧好开水，又推起小车，扛起扫帚，融入人群。中午歇工，手机响了，妻子玉兰告



东 文 西 武

微 小 说 二 题

闫 立 新

夏日午后，一个戴着眼睛，西装笔挺的小伙，在偏远的湖边游玩。只顾看风景，不小心脚一滑掉进湖里。他一边挣扎，一边还不忘斯文地说：“我掉进湖里了，谁来拉我上来啊？”

远处也有很多游客，看到他在水里一时露头，一时沉潜的，还以为在游泳，没人在意他的喊叫。

小伙渐渐体力不支，感到恐慌了，于是大声呼叫：“我真的快撑不住了，快来人啊。”

游客们还是不为意。这时，小伙真的害怕了，在水里露头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拼命地挣扎，他大声呼救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。”

游客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个人是落水求救啊。

变 态

某君，已婚，喜文学，也喜欢微信聊天。

在一些文学群，见到群里有美女，积极主动去加人家，常常和美女们聊得不亦乐乎。聊得多，聊得久了，自然引起太太的注意。

一次，太太趁他睡觉，偷看了他的微信好友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立马把他叫醒，责问说：“你给我解释，这小妖精、美女心、爱恋一生，都是干什么的，一看名字，都不是好人家的女孩。”

某君说，就是聊聊天，干嘛这么认真啊。太太不听解释，叫他立马删除，还要当面看着删。过了些时日，太太又突袭检查他的微信好友，见他的微信果然全换了：翁老头、不惑的老哥、帅哥、俊男等等，太太只好把手手机还某君，一边向厨房走，一边自言自语说：“咋回事啊，净和一些男人聊天，是不是有点变态啊。”